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一

川西道一

文殊菩薩化身宋宣和五年史相作成都石長者院記
曰石賴長者石其姓也賴其名也地曰石賴以長者得
名也長者族系家世無文記可考蜀父老相傳有一僧

遊五臺山踰年不覩文殊光相忽逢山中老人語曰菩薩出遊蜀今以旃陀羅身寄業於笮橋南乃其化現非有二文殊也僧然其言至成都物色之果於橋南見長者風姿奇偉如老人所說遂往造見長者延入室與語意旨密契歡喜踴躍長者復化文殊刀化為如意飛出屋蜀人異其事因以其所居易為道場今所葺院是也初長者操刀於屠肆几上肉經大屠無臭腐飛蠅過者弗集輕重多寡一割無毫釐差蓋得手應心進乎技者

非有道也歟問者曰破戒犯律日以殺為事有道者如是乎余發其藪曰汝以持守戒律動有所礙為道邪抑超出戒律動無所礙為道邪長日遊戲屠宰間視身如物視物如身物與身皆非真實相也清濁淨穢隨所寓而適又奚擇焉道固如是也昔之得道者類多埋照混迹於酒肆屠門故解牛有養之妙理屠羊有輕賞之高義雖食蜺捕魚不害其為道何獨於長者而疑之問者形解心釋始信鼓刀遊刃間道有在於是也院遭五季

兵火遺址蕪沒過者興歎聖壽寺僧自淳懼靈迹湮滅
無聞以願力再新之自元祐經始迄宣和辛丑而工告
休安佛有宮處僧有堂炊爨有厨曾集有廳廊廡門面
亦略具體矣余書其事已復為長者說偈言稽首孤峯
妙湛尊高卑淨穢了不分秦刀砉然道所存託此豁開
不二門

晉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沖默有遠量善文史巧裁製
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事道安法師及安在襄陽惠遠東

下持亦俱行初憩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持欲觀瞻峨眉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
遠苦留不止歎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如何持亦悲曰
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拭淚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
堪桓玄二人苦欲留之持與玄書曰本欲栖病峨眉之
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到
蜀止龍淵精舍并絡四方慕德成侶刺史毛璩雅相崇

挹耆宿惠巖僧恭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號登龍門
焉後因譙縱為亂殺璩及巖公等持避難之郫縣中寺
縱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郫討戮入寺人馬浴
血衆僧大怖一時驚走持在房前盥洗神色無忤道福
直至持邊持彈指澆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
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講說
齋懺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八十有
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

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謹哉 按宋時嘉州道左大
樹因風吹折穴中有一定僧頭髮蓋身爪甲圍腰一匝
有司以聞取至都令西僧總持擊金磬再拜乃出定叩
之曰吾遠法師弟也再叩曰吾將往陳留入定遂去陳
留予在金陵同年金礪為予言近日陳留古廟因取土
修理掘其下有三缸蓋底皆俯其中仰者有定僧坐焉
爪甲亦圍繞身羣衆喧譁不已聊一開眸問曰是何時
答者曰萬厯某年也曰吾尚早仍閉目縱合力搖之亦

不動懼遂覆之如初此不知即嘉州樹內者否

鷄骨禪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習禪于香積寺坐化塔
存方輿勝覽云青城縣之香積山有瀑布及鷄骨禪師
塔張孝芳詩雞骨埋龍塔靈山對佛龕李仁父詩斷碑
唐日寺遺像晉時僧

晉釋僧生姓袁邠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
請為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
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

年雖衰老而翹懃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
於後可為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南宋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
業與靈期寺法林共習禪觀後遇元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
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
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南宋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年十三投廬山遠公出家研
綜經律雅善涅槃嘗行梁州為羌賊所圍垂失衣鉢汪
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如雲霧覆汪等
身羣盜推索不見由是獲免旋於成都徵士費文淵初
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
朝野梁州刺史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政汪將往省之
仍欲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識行

清白風霜彌峻近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
僉曰非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馬是賴豈
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
悅即敦留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勅
令為中興寺主汪固辭獲免於是謝病下帷絕窺人世
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事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
常誓守靖何以虧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
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側見神光夜發思考

以大明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像因險立室行途
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
謹白黑歸依泰始元年卒顧命閣維思考為起塔於武擔
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
講道行至中途聞其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
舉之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此時蜀江陽
寺普明長樂寺道闇並戒德高明學兼內外吳國張裕
請為戒師云

南宋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
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
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
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
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
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生繩牀貌如恒
日

南宋羅江縣釋僧羣清平守節蔬食持經居縣之霍山

構立茅屋孤在海中上有石池如盂水深六尺常出清
泉古老相傳是神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去石盂一
小澗日夕往還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
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羣不得過欲舉錫杖撥
之恐有轉傷因此遂回絕水經數日死臨死向人說年
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此劉敬叔異苑所載
南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
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

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
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
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畫良耶舍者
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其既有禪分欲勸化令
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旨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
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
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
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

見并石網佐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難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至廣陵終于所住

南宋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後苦求出家止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靜業禪善入出住與韜律師為同志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現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其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
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來見更令坐
之手屈三指衆僧試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
生時體淨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
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元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
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梁青城山寺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
大守鄭貞令相齋獻物下楊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
便願出家及還決誓家屬妻子同志一時翦落專習苦
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都今孝水縣
也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
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牀離地四五尺
相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牀僅動一角如前復去
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

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
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
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外聽講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
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
士等通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
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
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
衰而涪土軍動與彖法師分飛異域彖入靜林山相入

青城山聚徒習業梁王蕭撫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為
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曰常願生
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生天堂還生涖土作
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
時年三十有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嘆異禮
拜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足於綿
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
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葉落又維那之旦打鐘初不

發聲大小疑怪莫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臾信報相已終矣樹枯鐘噓表其遷化之辰也

梁潼州沙門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豆園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焉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牀前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授已便去自爾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山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

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字乳產生乃至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於潼郡

梁益州沙門尚圓姓陳氏廣漢雒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武靈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姝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

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前
作諸變現龍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
安坐告曰汝小家鬼能變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
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
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武帝聞召大蒙賞遇值梁顛擾圓
復行至蜀年八十一終所住治城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姓陳本潁川太丘後避亂居丹
陽之田里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揚聽莊嚴旻公

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浴
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
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盡心讚仰
著義高卓時以為有神思也武陵王出鎮邀之至蜀於
龍淵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靜坐中感見一神青衣恰
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
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揚都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
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為寺神所護云于時成都講席恒

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啟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為
甚焉韶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
笠履芒屨而赴會後遇時患藥雜猪脂拒而不服非時
漿飲故絕僧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
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
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為莊
嚴便洗浴剃剪禮拜漱口卒於摩訶堂中春秋五十有
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三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

氣絕而心尚溫五日方醒云被攝至閻王所聞處分云
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
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
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
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
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
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麈尾
几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

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魏益州五層寺釋法建廣漢雒縣人也俗姓朱氏日誦經一千卷仍多閒暇遨遊偶俗無所異焉忽復閉門則累日不出無所食矣唯聞誦經然小聲吟諷音不外徹有人倚壁竊聽臨響但聞壺壺溜溜似伏流之吐波時乃一出追從無聞武陵王東下令弟規守益州魏遣將軍尉遲迴來伐規既降款城內名僧皆被拘禁至夜忽有光明迴遣人尋光乃見諸僧並睡唯法建端坐誦經

光從口出迴聞自到建所頂禮坐聽至旦始休迴問曰
法師昨夜所誦名作何經荅曰華嚴經下卷十卷迴曰
何不從頭誦之荅曰貧道誦次到此耳迴曰法師誦得
幾許荅曰貧道發心欲誦一藏情多懈怠今始得千卷
迴驚疑不信將欲試之曰屈總誦一遍應不勞損耶建報
曰讀誦經典沙門常事豈憚勞苦乃設高座令諸僧衆
並執本遂聽法建登座為誦七日七夜數已滿千猶故
不止迴起謝曰弟子兵將不得久停請從此辭諸僧因

並釋散迴既出歎息曰自如來稱滅之後阿難號為總持豈能過此蜀中乃有如此人所以常保安樂奇哉奇哉建年八十終

宇文周時青城縣有異僧者出入井中赴供長安頃刻復返廣明中乃賜名為飛赴寺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周亡名釋本姓宋氏南郡人弱齡遁世吟嘯丘壑梁元帝深見接待梁亡遠客巴岷齊王憲鎮蜀素加禮供秩滿還雍遂勒歸長安朝議將徵拔之雅量卓然終不易

節

周釋香閣梨者莫測其來以梁初至青城山飛赴寺欣然有終志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共相酣樂前後勸喻曾未能斷後年三月又如前集列坐已了香令人於座穿坑方丈人莫知意謂人曰檀越等恒自飲噉未曾與香今日為衆須餐一頓諸人爭奉肴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識者怪之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汙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

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即馳走酒食亂出將欲滿坑魚
鮪鵞鴨游泳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迄今酒肉永絕
上山此香之風德也益州別駕羅研入朝誌公謂曰益
州香貴賤荅曰甚賤初不謂是人也誌曰既為人所賤
何為久留研亦不測此語為有識者說之或曰將不指
青城香閣梨乎遂往山具述香曰檀越遠來固非虛說
其夜便化弟子等營墓將殯怪棺太輕及開止見几
杖而已

周益州多寶寺猷禪師者姓楊氏勤讀誦四十餘年日
夕不捨房後院壁圖九想變露置繩牀梭被覆上晝依
僧例夜則寢中亘一日方出一食如是漸增七日方食
僧以為常不知怪也如此又經二十餘年忽經一月而
不出者不畜侍人僉議不出祇是入定不勞看之忽一
夜風雨盛畫壁廊倒旦共往視試撥梭被一無所見唯
繩牀坐褥存焉

周益州沙門僧度不知何人去來邑野略無定所言語

出沒時有預知號為狂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郫人與王厚便欲反時有告者王未信之至旦郫兵果至王厚者為主在城西大街方牀上坐時僧度乃戴皮靴一隻從城西遺糞走至盤陀塔棄靴而回衆怪之而莫能測也又復將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操筆作州度兩字反者喜曰州度與我斯為吉也擇日往亡我往彼亡重必尅之時趙王據西門樓令精兵三千騎往始交即退隨後殺之至盤陀斬郫兵千餘為京觀今塔東特高者

是於後方驗度戴皮靴皮耶聲同遺糞而走散於塔地
所言州度反即斫頭目前取驗定後人聞於王遣人四
追遂失所在

隋釋道基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也年甫十四負帙遊於
彭城博聽衆師隨聞成德隋太守尚書令楊素負材經
國任總權衡常奉清猷躬申禮敬顧諸宰伯曰基法師
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於是四海遞相師
述大業五年勅召來止遂即對揚元論允塞天心百辟

卿士咸異響而共嗟焉後鼓錫南鄭張教西岷巴蜀奔
飛望煙來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以分教閱大乘弘揚
攝論釐改先轍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故覽卷
履軾者若登龍門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
溘爾而終以貞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
六十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攝論
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抽引函發英彩
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

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為時匠所班列

宋蘓惲靈泉縣聖母堂記云靈泉邑北直嚮馳道俯僅一舍聚落市鎮相為映帶越距半里拔秀衆山瞰若百雉城隅崛竦天外復乃挺設平岡方秩千步中構佛宮領僧刹迨百室有古褚氏聖母祠堂在焉謹按隋開皇中褚氏名信相本唐安郡青城縣黑水溪人也黃冠草帶幼悟佛心葛帔練裙夙叅法要先遊方外首卜此山

偃息禪梵韶秘聲味勤事大雄氏教本為空寂師表日
遞月進精一無怠當時聞見亦未甚悉適值歲歉田稼
民傷饑饉則持龍頭小鑊散粥而飼之救拯生衆千萬
活命厥後以圓明相空俗身委化奉之者指其故地置
祠塔焉習傳號曰米母院俄會昌例毀大中九載白丞
相敏中首謀興築得法潤禪師主之刻石繪像逮咸通
中悟達國師寓此僑隱亦繼住持因題為聖母院云

隋灌口山竹林寺釋道僊一名僧僊本康居國人以遊

賈為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乃滿
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猶恨不多取驗吞海
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
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爾况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
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
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沈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
無擾豈不樂哉即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衆共止
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為紛擾勞苦自他即又沈之便辭

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瀟知其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
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
出此山即迴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集每
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
文或有造問學方者皆荅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
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惟客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
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
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寨帷三

蜀禮以師敬攜至陝服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屬相
呵斥甚寄憂心焉僊乃晏如曾無所屑一夕道士忽見
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僊也各執水器來救見僊方坐
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
造像寺塔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
受法天監末始興王寔感於同泰寺造四天王像每六
齋晨常設淨供僊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
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僊給

使僧有肆責者僊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辱罵時不測
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僊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
溪水出梳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
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僊即往龍穴
以杖叩門數曰衆生何為嗜睡如此語已即玄雲四合
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
為祈請應念既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尋遣
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

固執將即加刃僊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披已端
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電雪崩下水涌滿川藏
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
夷得至僊所王躬進敬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
都之淨衆寺厚禮崇仰舉國恭敬號為僊闍梨焉開皇
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
卒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物
隋益州孝愛寺智炫者成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

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
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
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
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
勅道士先登時有張賓最為首長高唱言曰原夫大道
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
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
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

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
頭來看襄城公何安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
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
知禪師為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若非蜀炫
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為衆所推安詳而
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
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
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

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為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

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
好行姪洑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遞相攻伐此衆不淨三
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却無
此事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
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天尊處紫微宮恒侍
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
章醮請福必須鹿脯百拌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
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

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
享國嚴設科條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
欲空於大寶之位耶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耳
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
以自保

以周武
非嫡故

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

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
其言明旦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
政法師志操愈勵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

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為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為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迴遠與義未宣援首

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
考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
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
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
葬母之所王既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
無闕至大業改為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
觸目多感游山詩曰秀嶺接重煙嶽岑上半天絕巖低
更舉危峰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

凍春來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絃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抱衮依閒沼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
白雲邊榮名非我顧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
卒

隋益州沙門富上者莫測何人恒依益州淨德寺宿埋
一大笠在路晝日坐下讀經人雖去來不喚令施有擲
錢者亦不呪願每於靜路不入閭中雖在多年過無所
獲有信心者曰城西城北人稠施多在此何為答曰一

錢兩錢足養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之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直過佯墮貫錢富但讀經目未曾顧去遠舒令取錢富亦不顧舒乃返來曰你見我錢墮地不曰見問曰錢今何在曰見一人拾將去舒曰你終日在路唯乞一錢豈有貫錢在地而不取者見人將去何不止之答曰非貧道物何為浪認仲舒曰我欲須你身上絮襖富曰公能將去復有與者可謂得失一種即疊授與仲舒下馬禮謝曰弟子周朝人

官歷三代大與衆僧往還少不貪者聞名故謁本非惡
意請往陵州富曰大善然貧道廣欲結緣願公助國安
撫即是長相見受供養也舒徐歎曰巴中有人不可輕
慢爾後不見益州人薊相者從揚州還見之亦埋笠路側
顏狀如常

隋益州長陽山釋法進新繁人白衣之時不噉辛腥在
田農作以鐮刀為鍾磬步影而齋有送食晚便飲水而
已所犁田地不損虫蟻一時空中聲曰進闍黎出家時

到如是四五聲合家同聞進因詣洛口山出家行頭陀
不居寺舍時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遣參軍郁九閭長
卿往便將左右十人辭王曰承有道德如請不來當申
俗法王曰不須威逼但以理延明當達此長卿出郭門
顧曰今日將你輩往兜率天請彌勒佛亦望得何況山
中道人有何不來初至長陽山下日暮見虎道蹲命人
射之馬皆退走欲投村恐違王命俄見一僧負襆上山
長卿命往為伴餘從并留步至寺所召入至床又見虎

在床下怖不自安進遣虎出具述王意雖有荅對而怖形于相狀進曰檀越初出郭門一何雄勇今來至此一何怯憚長卿頂禮默然因宿至旦令先往益貧道後來行至望鄉臺顧視進行已及與同見王入內受戒即日辭出所獲矚施一無所受令往法聚寺停王顧諸佐曰見此僧令寡人毛豎戒神所護也後更召入城王遙見即禮進曰王自安樂進自安樂何為苦相惱亂作無益之事耶諸僧諫曰王為地主應善問訊何為訶責進曰

大德畏死須求王意眼見惡事都不諫勉何名弘教進
不畏死責過何嫌乎時雖盛飾床筵厚味重結而但坐
繩床噉麤餅而已乃至妃姬受戒切責放逸不念無常
又辭入山重延三日限滿便返諸清信等咸設食而邀
之至時諸家各稱進到總集計會乃分身數十處焉初
王門師慈藏者為州僧官立政嚴猛瓶衣香花少闕加
捶僧衆苦之而為王所重無敢諫者以事白進請為救
濟荅曰其威力如此豈能受語耶苦請不已進造藏房

門藏走出謂曰法門未可如是爾亦大力也還返入房
蜀人以大甚為大力自此藏便息言僧侶獲安開皇中
卒年九十六

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為輝
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精恪為務唯業坐禪
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
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
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

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
除石子所苦即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
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
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
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治無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
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徐
更苦邀進荅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
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

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荅曰殺羊食心豈不痛苦一切衆生皆是佛子因何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進已早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衲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

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
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
山中龍吟猿叫喧寺者三日

隋慧琳姓薛綿州神泉人初隱於建明寺清虛守靜與
物不羣寺有塑像常在供養像為生鬚三十六枚大業
末年掃一古墳豎二竹竿云是天眼後忽拔一云宏農
王為魔所拔也不久義寧嗣厯矣雒縣先有育王浮圖
琳忽一時歷村借車三百乘云欲向迎浮圖於此安置

未經旬日遂被火燒武德年終潛伏草野人莫知也彼有楊祐師不測何人直往草中相見曾生未面宛若舊朋各云別來八百年矣曾為人呪病得老病者令女賣裙以施女遂留衣送直琳遙見謂曰但將裙來我不須錢女驚其聖以貞觀四年示衆物故

隋釋智方資中人童稚出家止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機辨爽利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

至塔品高妙序至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
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
同泰九層與煙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
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佉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
衡錄得者秘以齋歸益部吁嗟嘆為驚絕故其語出成
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
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荅曰化佛甚多狹故
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

食頃但是聖覩凡不能覩凡聖俱覩凡聖俱聖方笑曰
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
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洿池那稱寶海衆大
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
此沈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
異香滿室中夜卒年九十餘

隋益州招提寺釋慧恭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廢佛
法時與同寺惠遠結契勤學遠詣長安恭往荆揚遠於

京師聽得阿毗曇論迦延拘舍地持成實毗婆娑攝大乘並皆精熟還益講授卓爾絕羣道俗欽重矚施盈積恭後從江左來還二人相遇欣懽共叙離別三十餘年同宿數夜語說言談遠如泉湧恭竟無所道遠問恭曰離別多時今得相見慶此歡會伊何可論但覺仁者無所說將不得無所得耶恭對曰為性闇劣都無所解遠曰大無所解可不誦一部經乎恭荅曰唯誦得觀世音經一卷遠厲色曰觀世音經小兒童子皆能誦之何煩

大汝許人且仁者童子出家與遠立誓望證道果豈復三十餘年唯誦一卷經如指許大是非闇鈍懶墮所為請與斷交願法師早去無煩惱也恭曰經卷雖小佛口所說尊敬者得無量福輕慢者得無量罪仰願暫息瞋心當為法師誦一遍即與長別遠大笑曰觀世音經是法華經普門品遠已講之數過百遍如何始欲聞人耳乎恭曰外書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聽佛語豈得以人棄法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

禮昇高座遠不得已於簷下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
題異香氤氲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
則嘹亮振空花則霏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梵
訖花樂方歇惠遠接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惠遠臭穢
死屍敢行天日之下乞暫留賜見教誨恭曰非恭所能
諸佛力耳即日拂衣長揖沿流而去

蜀中廣記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木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二

川西道二

唐僧晃姓馮氏綿竹涪城西昌人形長八尺顏貌都偉
鷹眼虎身鷲行象步聲氣雄亮志略宏遠綱維法任有
柱石焉故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文才博

達時共聲譽常夢手擎日月大虛中坐便晃然厭俗欣
慕出家私即立名為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兩足牢
繫屋柱決意已絕誓心無改不移旦夕鑱自然解乃嘆
曰夫志之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臺以之崩
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光須彌為之崩頽星辰為之
改度嘉樹為之藏摧况復金木之與桎梏奚足以語哉
二親顧其真感任從道化依尋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
小夙夜匪懈會梁末周初佛法淆濫行多浮略迂誕毗

尼晃具戒未聞而起然異表少能精苦性自矜持卒非
師友所成立也衆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壇之後
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熟研微造盡彬鬱可崇周
保定後更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究是滯
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法觀道圓淨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罕得而傳者由多
營福業勞事有為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諷德
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議開闡彌遂聖心

乃授本州三藏大隋啟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剛決
方正賞罰嚴肅綿益欽風貴賤遐奉前後州主十有餘
人皆授戒香斷惡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蠲免以引墮者仁壽已後重率寺衆共轉藏經
周而復始初不斷絕供給餽錫一出俗緣皆晃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推舉以武德冬初
終於所住之振響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花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凋死寺內薔薇非時發

花曄如夏月衆以榮枯兩端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
故感應所期耳

唐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
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
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
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州縣響應山獨住
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
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

甚青色貌狀希世各負蓮花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惟一泉後有三泉流出於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都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至瑜房見師跏坐而化手上

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

唐初蜀川沙門慧岸者未詳何人面鼻似胡言同蜀漢往來市里默言無准人不之異武德三年科租至岷州程期甚促蜀人初不聞謂在天外人有僦購科索方錢轉更驚急謂往鬼國被去者皆為死計岸於新繁市大笑曰但去必見歡喜捉負租拘折數枚衆人去至鹿頭道逢勅停此前言之驗也武德六年輒復悲泣不能自禁曰誰能見煩惱因没水求死衆人爭入水接之乃端

坐水底已卒卒後其年亢旱不收疫死衆矣

唐智詵禪師俗姓周資陽縣人武德元年資陽麒麟雙
出江水逆流金粟呈祥白蓮瑞彩此詵生也七歲能言
天性明悟談論異凡初自丹山志甘苦空身處寂寞一
日山神告曰此非高僧所居棲神山近在州境城北五
里真福地也詵欣然起錫山神以石炬火前導既至棲
神乃繹高僧名經即山建寺額曰德純武則天詔赴內
道場因辨幕內珠光天子重禮賜號寶修禪師辭乞歸

山傳燈錄云五祖既傳法六祖而又別傳智詵詵傳處
寂住于資中時人謂之唐和尚

唐釋暹者不知姓氏益州人州有甘亭神威力嚴惡殃
福立應祈禱血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暹授戒暹設
佛像廟中神自移影向佛下坐為授戒訖又往先主廟
授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廟暹行至者皆為授戒道
俗歸依發言風靡又於綿竹郫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
成就凡所祈求為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於本寺春秋

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大雨雨皆白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唐益州多寶寺道因姓侯氏濮陽人也七歲丁內艱嗌粒絕漿殆乎滅性免喪之後思酬罔極乃出家詣靈巖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後隱泰嶽凡經四秋將詣洛中屬昏季陵夷法網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方於是杖錫出山了焉超邁恐罹刑憲靜念

觀音少選之間有僧歛至皓然白首請與偕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未幾避難三蜀居多寶寺開論維摩聽者千數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摩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

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嶽牧共籍芳聲俱申虔
仰乃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往經廢毀院宇凋敝因慨
然營緝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
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袞盡
毗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
必無他慮與劫齊沐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
衷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梵本兼充
證義獎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叅酌焉慧日寺主

楷法師者聰爽溫瞻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
城緇俗具來諮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
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
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其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
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對法佛
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
畢矣示疾終于長安慧日寺則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
也春秋七十二越明年正月旋神座于益部二月八日

定於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龍朔中中臺司藩大夫李儼製碑歐陽通書

唐釋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生常恒業凡有宣述必洗滌身穢淨衣法座然後開之立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癘疾洞爛者其氣彌復鬱勃衆咸掩鼻而積與之供給身心無貳或同器食或為補浣時有問者積云清淨臭處心增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練耳衆皆慕其為行而患不能及之以貞觀初年五月終

于住寺春秋七十餘矣時屬炎夏而不腐臭經停百日跏坐如初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馬姓綿竹人少年出家清貞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遍為常途業歷遊邑落無他方術但勸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壽寺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四遠聞者皆蒙造款瓊乘機授化望風靡服而卑弱自持先人後德經行

擁衲下道相避言問酬對怡聲謙敬斯實量也不媚於
時今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
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衆瓊雖桑
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
邀瓊赴之來既後至兀然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
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紘
紘頗相陵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耳遂禮一拜道
像并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崔殘在地道民

相視謂是風鼓競來周正既安又禮依前崩倒合衆驚
懼舉掌禮瓊一時迴信從受歸戒焉縣令高達者素有
誠敬承風敷道更於州寺召僧弘講合境傾味自此而
繁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唐蜀都寶園寺玄續姓桑成都人出家既久經論道業
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
容止方複通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
折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狎之至

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叙獨見欽尚平仲從容曰仰承高懷茂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虛實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常見人述

莊子鵬鷖之喻便嘆曰莊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
彌不容金翅世界入于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疾
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為津濟其
夜命終

唐釋慧嵩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年方登立便昇
法座談撫一指衆侶諠譁聞岷嶓三巴尚昏時網欲以
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泝流江峽雖遭風浪厲志
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故使來

往去思詠歌滿路後旋途南指道出荆門既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嵩一位僧伍日止一餐隨得便毀無待營求所以蜀部鄴都芳著兼列焉

唐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惟母鞠育八歲其母又終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出家後逐安州嵩師入蜀凡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嵩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

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勅還釋放便逐曷還
貞觀八年又還襄州須彌寺講論不輟至十四年有感
通寺祖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如何稜曰善哉
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
十月半黃昏時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言未
訖外有大聲呼曰法師早起焚香閻羅王使人即到須
臾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也春秋
六十有五云

唐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二親不許年十九決意詣大光寺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舜深奇之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為稽引三十二十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嘆曰佛法漸替

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為重法故耳于時官府急切
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來即安撫寺主曰官制不許何
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豈不聞耶寺主憤
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自見是
血食人喻之竟不信返寺向興懺悔怪遂止貞觀中青
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
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因何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
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嘗得疾聞室中音樂聲自念

我所求本在佛果不願人天言已聲滅自此便瘥常禮
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元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
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如契聖心
請放光明須臾一室並為金色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
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晝夜恒坐曾不偃亞自
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益部五衆咸敬而重之
唐益州草堂寺旭上者不知何許人少居草堂惟以禪
誦為業餘無所營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

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間者而旭端坐竹林泊然寂想瓶水自溢鑪香自然諸人城西看了相從叅之旭儼然不動等同金石三日之後方復如常四衆敬而異之如覩朝日之初出因共目之為旭上也年九十八

唐釋惠寬姓楊氏綿竹孝水人生有異徵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學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為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耳法

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龍懷寺會
師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參有異禪
師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
聚神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
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時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
為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曰莫於三
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
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

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寬
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允禪
師龍懷寺會閣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
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為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
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
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於南山及隋興
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
可將攝也衆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

爾在山依閒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父母亦背
道歸佛捨宅為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為立寺堂殿
院宇百有餘所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
七十縣競迎供侍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
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雒縣忽死見閻王
曰此獄中罪人多應為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策蘇
已即從雒縣往綿竹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
處大為勞苦為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座誦呪大

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焉有什邡縣陳家者
捨邪信佛以竹園為寺寬指授分劑爾許可為僧院中
間一分堪為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劑處欲造
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
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
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
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
天衣持花香及紫金花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

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入定氣乃知永逝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綿竹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

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修禪師服勤寡欲與物無競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足不到聚落坐

一胡床宴默不寐常有虎蹲伏座口如家畜類由是頗
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詵禪師寂預誠
衆曰外來之賓宜洒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焉
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曄本黃冠也景雲中來刺是郡終
于釋氏包藏禍心上任處分令境內應是沙門追集唯
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
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曄其如吾何迨王公上官
三日緇徒畢至或曰唯處寂茂視藩侯弗來致賀曄微

怒諸僧升廳坐已將啟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
僧皆股慄曄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
如被擣頰聲尋爾氣絕資人益崇仰之以開元二十二
年正月示滅享年八十七同時若長松馬祖及王頭陀
趙頭陀皆其門人

唐釋大川不知何許人於漢川棲賢寺行四聖種法綿
竹之人無夙少率皆宗奉及乎終也卧於寺外白衣具
牀榻相率舁歸寺中務營喪禮方當屍舉無何雙鹿引

前若騶導馬大厯初北山變成黃金色上有樓閣菩薩行道斯須之間萬形千狀川素居此寺與地俱靈留影供養如事靈祠焉

唐開元中成都萬歲池傍有僧誦法華經每夜見一老叟來聽僧怪問之曰我池中龍也僧曰今方旱何不降雨叟曰凡雨須天符不爾天誅之今當為師降雨師其葬我是夕大雨質明池邊見一大蛇斬為兩段僧取焚之為立塔呼為龍壇焉

唐高僧智浩嘗於成都中興寺誦法華經鄰有龍女祠龍每夜聽之一夕施一寶珠浩曰僧家無用龍以神力化大圓石榴而去今以水澆之則龍宮石寶四字隱隱可見此二則方輿勝覽所載

王維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塔銘云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綿州巴西人在諸兒時神獨不偶去詣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若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密授

頓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域即動無朕不觀攝見順有
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
知得其門者寡矣開天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涅槃
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於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
葬涕泗如雨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
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
而已銘曰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唐釋靈著姓劉氏綿州巴西人也年逮志學方遂出家

登戒尋師不下千里年四十精毘尼道兼講涅槃一律
一經勤于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
篤後講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
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一申時示滅于安國
寺石楞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

唐成都靜衆寺僧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
以開元十六年至中國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後入蜀
資中謁智詵禪師入深谷嵩下坐禪每入定多是五日

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躡卧其前願以身
施食二獸從頭至足嗅匝而去往往夜間坐牀下搗虎
鬚毛既而山居頗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
而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屬明皇違難入蜀迎相入內
殿供禮時成都縣令楊昱疑其妖惑命徒二十許人曳
之變怪卒起楊乃叩頭拜伏遂勸檀越造淨衆大慈等
寺相至成都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
弟本國新為王矣懼其却回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

知忽曰供柴賢者暫來今夜有客曰灼然又曰莫傷佛
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側逡巡覺壁上似有物
下遂躍起以刀一揮巨胡身首分於地馬質明相召伐
柴者謝之已不見矣以至德元年建午月十九日無疾
示滅春秋七十七先是武宗廢教成都止留大慈一
寺淨衆例從除毀其寺巨鐘迺移入大慈泊乎宣宗中
興釋氏元鐘却還淨衆以其鐘大隔江計功兩日始到
方欲為齋辰去迎取已時已到推挽之勢直若飛馬爾

時相之真形面目流汗乃知其神力所曳也後號東海
大師塔

唐釋天竺亡名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
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南康臯生纔
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速自來以敝席坐於庭中既
而齋畢韋氏令乳母負嬰兒出請衆僧祝願梵僧先從
座起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
認之意衆皆異之韋君曰此子纔生三日耳吾師何言

別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韋君固遠之梵僧曰此子乃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國時為蜀丞相君所知也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為蜀帥必福坤維之人吾往在劍門與此子為善友故不問而來此子他日作劍南節度二十年官極貴中書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字焉後韋臯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果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二十一年末塗甚崇釋氏恒持數珠誦佛名所養鸚鵡教令念經及死焚之有

舍利又歸心南宗禪道學心法於淨衆寺神會禪師云
唐漢州開照寺鑑源不知何許人也素行甄明範圍律
道苾芻表率何莫由斯後于三學山講華嚴經號
為勝集日供千人倉簞中米粟纔數百斛取之不竭沿
夏涉秋未嘗告匱其真感如此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
僧提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
疑其妖妄躬自入山禁之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
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尺餘冀公蹙然作

禮歎未會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
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晝見一燈其明如日橫
布玻梨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爚可愛西嶺
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
空中如相逢迎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偶立放通
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
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光月當於
午金銀二色燈列於智炫師墳側韋南康臯每三月就

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形捧燈僧持香燈引挹之
鑪在寺門矣白中令敏中覩瑞興立此寺大中八年改
額曰開照弟子傳講東川所宗也

唐成都大雲寺徐果師者混物韜光人罕詳測或入三
昧不失律儀或示狂癡語事多中坤維四衆往往稱之
為徐果師徐姓也果名也師通稱也此亦彊練誌公之
倫類矣不知其終云

唐簡州慈雲寺釋待駕俗姓王氏金水縣人冲孺出家

作為詭異其父立名待駕當天寶末也練行精進時號
頭陀及玄宗巡幸果自詣府剃髮為僧待駕得度其言
信矣駕去縣邑二十里開逕芟茅獨居山頂後成一寺
此山絕多靈跡初名石城迨明皇至劒門山神現形迎
駕稱姓李氏勅賜有玄孫之稱後陟武擔東臺遠望祥
雲紫氣盤結空界問左右曰此何處對曰石城山乃悟
山神護衛之意因改雲頂寺為慈雲焉待駕後卒於此
寺

唐郾縣法定寺惟忠少孺為僧勵精自行在乎羣等莫
不宗焉出家法定寺此寺後漢永平佛法始流中國便
有置德淨伽藍神光屢現至宋釋惠持誓化岷蜀來居
寺中屬譙縱不道令數輩操刃欲屠持持乃彈指其衆
驚奔僵仆隋開皇四年因改名法定焉寺有彌勒聖像
唐武德中忽爾枯查沿江而至夜發光明雕作像首貞
觀中竇軌為長史佛首先見引達于府竇公令人迎取
數百人亦不能勝乃令祝之任欲何往問言可就法定

否乃一人能舉竇遂造佛身長史高士廉蓋殿以安之
後有僧汎愛樹其浮圖獲一巨蟹身長二尺餘是塔頗
多靈異人或將酒肉乘醉詣聖佛前立見災禍矣忠於
天寶中在寺愈加精苦無何塔為霆震拔其塔心柱出
外忽有小木承代之意衆咸怪之罔測厥由忠乃叩磕
於聖彌勒像告訴天龍合加畏重何輒震擊奪塔心柱
耶一日迅雷烈風還同前震覆覩之乃龍神送舊柱安
置如故當其易柱陰雲四合有四神人以身扶翼立與

塔齊忠之感物也若此會昌拆寺之前舍利七粒出相輪上白光滿空向西飛去衆所目覩將倒之時赤光見於半天又此寺有大棗樹毀寺之年其樹枯瘁及大中再置棗始重榮也忠後終於寺

白居易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云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第六祖之法魯孫也大師祖達磨宗神會而父南印其教之大

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真寂而不記
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既得之揭以行化出蜀入
洛月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
網投惑箭漸離人我相者日月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
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
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惱病中師為醫王乎生死
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病未盡而醫王去海方涉而船
師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

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僧夏四十四明年傳
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閑糾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
子志行等營度喪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
千步寔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
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益在鎮知遠在徐曰
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真在磁雲表在汴歸忍
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
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踏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

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伊之西北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唐成都福感寺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爰從入法厥性弗拘羈食斷中羸孺卒歲方於庸蜀化導有緣俄遭武宗毀廢例反儒宗及乎佛日重暉僧倫咸序光同締構寺宇因鑄大鐘計赤金萬餘斤爾日鼓鑄灰飛投鑪火熾有祥煙兩道自浮圖相輪最高處出冉冉射上若虹

蜺馬萬人引望五色騰凌相感如然信鼓斯應其塔是
阿育王藏舍利之所太和初南蠻蒙傜顛剽入益城分
蠻卒舍於寺內廊廡烹炙熏灼僧皆奔迸時塔頂出四
道濃煙分穗直上空虛至夜蠻蜚覩此奇異乃禁止汙
穢此塔先在西北四十餘步天寶末長史章仇兼瓊赴
任至劔門見一人長丈餘持戟當路兼瓊驚問對曰某
是大石寺護塔神故來奉迎且有少事咨祈大夫也緣
大石寺在西南未為極善今請移東北四十二步望便掘

石此下以鎮舍利兼瓊曰此易耳到府數日乃令量其
地處先掘果得巨石其深無際促石匠數十人鑿鑿之
至夜輒填滿遣人潛伺人見有白晁數十以喙推石末塞
之隨以舌舐其堅如鐵銅矣章仇令止勿鑿遂移塔於
今所即金光舊寺基也光鐘亦移入新寺焉

唐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什邡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
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
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既云

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厭視塵躅脫落愛
趣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
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即
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
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
者是齊於七人以為法離文字猶傳蠹露聖無方所亦
寄清源遂詣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

化先是北峯岫間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
生嘗一宴息於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
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鷲毒螫變心馴擾皆貪背憎
即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
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歛空山月凝照
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普施者期乎濟
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時進修惟勤率
化不墜大厯中聖恩溥洽隸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

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輿區政有易絃人同
湊穀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
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有詔僧如所隸
將歸舊壤元戎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
請沐浴訖儼然跣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
昌石門環以絕巘呀為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
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
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予以率徒依歸緬懷助理爰

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
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楫覆水而為陸炬通宵
而成畫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
華嚴歸真於高陽善導瘞塔於梵嶺禮視齊斬人傾國
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
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知終
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有攀援願留近郭終
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

爰泝淺瀨人力未盡舟行為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
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知真在空無我
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為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
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
智藏鎬英宗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謚大寂禪師丹陽
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為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
傳燈錄載師一日上堂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
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

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違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宜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

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
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
心即佛師云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
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
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
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

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佛子師云只這箇為當別有百丈拋下佛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湜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峰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

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才
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
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
蒼天汝便噓噓隱峰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
頭乃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
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
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
短答汝了也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

却問云坐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獅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遂辭出門師召云坐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

喚什麼作佛性曰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蜀中廣記卷八十二